

[挪]托尔·海尔达尔 著



# 太阳号草船远征记

—探险故事

地 货 出 版 社



K919/21

# 太阳 号草船远征记

## ——探险故事

[挪] 托尔·海尔达尔 著

孙宗鲁 阿 棱 译

DB95.36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854079

地 资 出 版 社



854079

## 内 容 提 要

在中美洲的莽莽丛林里，在秘鲁的崇山峻岭中，曾兴起过灿烂的古代文明。这些文明从何而来？有人说这是星外来客留下的。比较现实的说法是土生土长的，或是东半球传来的。的确，美洲印第安人的古代文明同古埃及文明极其相似，小至日常用品，大至金字塔，都维妙维肖。难道古埃及人早在三、四千年前就曾跨过大西洋了吗？作者受到古埃及王墓壁画的启发，深入墨西哥毒蛇出没的仙人掌丛林，探究鲨岛的奥秘，造访神秘的乍得湖，寻找传说中的月亮山……于是，几千年前的木乃伊船复活了，它再次航行在烟波浩森的海洋里，以它奇异的性能，冲破大西洋的滔天巨浪，终于揭开了这世界之谜。

## 太阳 号草船远征记

——探险故事

〔挪〕 托尔·海尔达尔著  
孙宗鲁 阿棣译

\*  
地质部书刊编辑室编辑

责任编辑 廖坚  
地质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四)

地质印刷厂印刷  
(北京海淀区学院路29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0 7/8 字数：238,000

1982年1月北京第一版 1982年1月北京第一次印制

印数1—20,350册 定价1.20元

统一书号：10038·新17

## 《探索者丛书》出版说明

为什么人类要登上空寂无人的月球、潜入万米以下的海底？为什么有人敢于扬帆驾舟、劈风斩浪横渡茫茫大洋，或者只身跨越无边无际的荒漠？在那毒蛇猛兽出没的丛林，在那冰天雪地的南北极，又有多少勇敢的探索者献出了毕生的精力和生命？

古往今来，无数的探索者之所以勇于献身、频创奇迹，是因为他们对于宇宙、对于大自然有着强烈的求知欲望，是因为他们胸中燃烧着追求真理、造福于人类的烈火。为了追寻宇宙中一切事物的真实面目，他们甘愿抛弃繁华舒适的城市生活，来到莽莽的荒野，同野性未泯的黑猩猩生活在一起；他们乐于在天文望远镜旁、电子计算机边渡过无穷无尽的不眠之夜。大自然的无穷奥秘，正是被这些勇敢的探索者一点一点地揭开。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人类征服了自然，也克服了自身的弱点，社会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也不断被推向新的高峰。

人类的历史，也可以说就是一部探索者的历史。没有探索，就没有进步、没有发展。当前，在建设四化，向科学进军的号角声中，我们热切希望能有更多的有胆识、有牺牲精神的探索者，为祖国、为人民、为社会主义建树更多的丰功伟绩。

为此，我们出版了《探索者丛书》。

《探索者丛书》以普及提高科学文化知识、培养勇敢探索和努力攀登科学文化高峰的精神繁荣我国社会主义科学文化

事业为宗旨。

《探索者丛书》将为读者提供：世界著名的探险记和考察实录，以展示人类探索的业绩；百折不回的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实业家、艺术家的文学性传记，以发扬光大他们的勇敢探索精神；生动有趣、科学性强的科普读物，以开拓读者的知识面；题材新颖、文笔优美的科学幻想小说，以丰富读者的想象力和开阔读者的思路。

这一套以探险为主的《探索者丛书》由我国著名的科普作家肖建亨同志担任主编，地质出版社编辑出版。我们热烈欢迎国内外广大科学工作者、科普作家为丛书提供著、译稿件，殷切地期望专家和读者贡献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地质出版社第四编辑室

一九八一年

## 译 者 的 话

托尔·海尔达尔是当代杰出的人类学家和海上探险家。在四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他所领导的几次海上远征，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他根据这几次远征所撰写的书，被译成几十国文字，发行量动辄以千万计，畅销全世界。

海尔达尔是挪威人，生于1914年，在奥斯陆大学读书时专攻动物学和地理学。1937年在太平洋的波利尼西亚群岛进行野外调查时，他对人类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1947年，他领导了“太阳神”号木筏的远征，航行101天，航程4300海里；从秘鲁的卡亚俄直达波利尼西亚的腊罗亚，证明波利尼西亚人完全可能来自古代秘鲁，从此名声大噪。1953年，他领导挪威考古探险队远征至太平洋上的加拉帕戈斯群岛，证明南美印第安人早在欧洲人之前就曾涉足该岛。1955年至1956年，他又领导挪威考古探险队航行至复活节岛和东太平洋，获得了重大的考古发现。1969年和1970年，他以古埃及王墓壁画上所描绘的式样，制造了芦苇船“太阳”号，并两次模拟古代探险的伟大航程，终于横跨大西洋，自摩洛哥的萨菲港直达巴巴多斯，从而证明地中海的古代文明可能通过这样的芦苇船而传播至美洲。1977年至1978年，他又以苏美尔型的芦苇船“底格里斯”号，从沙特阿拉伯河出发，进入波斯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来到阿曼湾，驶入阿拉伯海，然后拨头向西，沿着亚丁湾，抵达红海的吉布提。这次海上探险的成功和沿途的考古发现，充分证明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和印度河谷这三大古代文明地区之间的海上联系。在这多次的海上探险中，尤以“太阳神”号木筏和“太阳”号草船的远征

蜚声于世。本书就是“太阳”号草船横越大西洋的忠实记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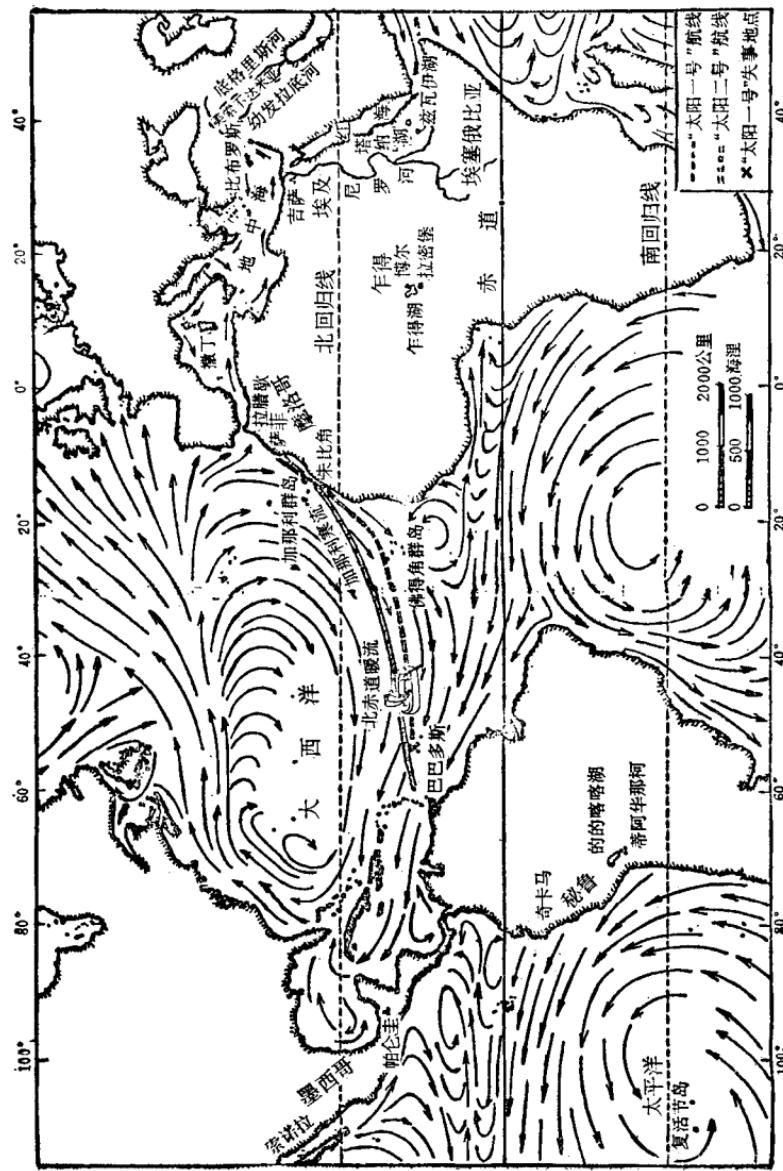
多少年来，人们都以为海洋是古代人相互往来和进行文化交流的障碍。海尔达尔用自己一生的大半时间来驳斥这种说法，并以自己出生入死的海上探险来证明：海洋对古代人来说，不是天堑而是通途，是人类早期的交通干线。海洋学、地理学、人类学、考古学、历史学、美洲学、埃及学等学科和舆论界对海尔达尔的推崇，保加利亚、挪威、秘鲁、意大利、埃及、摩洛哥、美、英等国授予他的学位、勋章和奖金，他是当之无愧的。

海尔达尔不仅是一个学者，他的文笔也历来受到评论家和广大读者的赞赏。在阅读本书时，读者仿佛也置身浩瀚的撒哈拉沙漠，出入非洲的热带丛林，领略乍得湖浮岛的绮丽风光，目睹土著部落的奇异习俗；仿佛也坐在芦苇船上，惊心动魄地度过大西洋上的日日夜夜，不仅会感到极大的艺术享受，更将被作者勇敢的探索精神所激励。

由于种种原因，海尔达尔的著作迟迟没有介绍到我国。只是从今年年初以来，他的一些事迹和经过缩写的著作，才散见于我国的书刊。我们这个译本，是根据作者审订的英译本《Ra Expedition》（译者：帕特丽夏·克拉姆普顿）译出的。由于原书第一章和第二章涉及较多的专业知识，我们参照美国《读者文摘》的节译本，作了一些编排和删节，并合成一章。其余几章只在个别的地方，作了一些技术性处理。我们的水平有限，因而在译文中必然存在着不少缺点或错误，希各位前辈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孙宗鲁 阿榛

1981年5月于北京



## 目 录

第一章	谜 .....	1
第二章	在仙人掌的丛林中 .....	11
第三章	在非洲的心脏 .....	22
第四章	在尼罗河的源头 .....	52
第五章	在金字塔下 .....	85
第六章	在大西洋上 .....	129
第七章	在非洲近海 .....	152
第八章	在大海的魔掌之中 .....	175
第九章	在临近终点的时候 .....	216
第十章	有志者事竟成 .....	280
后 记	.....	335

## 第一章 谜

一根芦苇在风中摇曳，把它齐根折断，漂在水面，足能负载一只青蛙。

二十万根芦苇在风中起伏，犹如万顷麦浪，在岸边汹涌翻滚。我们把它们割了下来，绑扎成捆。它漂在水面，足能负载七个男子汉，从非洲出发，漂洋过海，远航美洲。

这是幻想吗？不，这是我深思熟虑后作出的决定。这样做是为了什么？因为我想查明：这种用纸莎草●芦苇制造的船能不能同大海的巨浪搏击，从这一大陆驶向另一大陆。查明这些事情有什么意义吗？有。因为在中美洲的莽莽丛林中，在秘鲁的崇山峻岭中，曾经兴起过灿烂的古代文明。这些文明从何而来，迄今尚是一个谜。

要问第一个到达美洲的人是谁，多数学童都会回答说：是哥伦布。不对。哥伦布只是再次发现了美洲而已，而且他到达那里的时间很晚，已是公元1492年了。

谁也不知道美洲是何时发现的。因为涉足于美洲土壤的第一人是不懂得计算时间的。他没有历法，不会书写，地理知识也极其有限，根本不会懂得：他所到达的是一块杳无人迹的新大陆。

人类走上美洲土地的第一个代表，是一个渔猎人。如同

---

● 高大的水生草本植物，属莎草科。古埃及人以其茎造船、编席，用其心髓造纸。

他的祖先一样，他在西伯利亚封冻的海岸过着流浪的生活，直到一个晴朗的日子，才发现自己已经立足在冰封的白令海峡东岸。这位发现美洲的人，到底是步行跋涉，走过结冰的海面，还是坐在木筏上，用那粗笨的钓鱼杆当桨，沿着冻土和光秃秃的海岸过来的，我们一无所知。我们只知道他既不懂农业和建筑，也不懂冶金和纺织；他以兽皮或树皮为衣；他的武器和用具不是骨制的就是石制的，因为他是一个纯属石器时代的人。

首批发现美洲的人的后裔，从什么时候开始越过阿拉斯加，然后向南走去，直至走遍北美、中美和南美，科学界至今还不能肯定。有人认为是公元前一万五千年左右，也有人认为距今至少三万年以上。他们的后裔为数甚众，分支繁多，就是当今称为美洲印第安人的土著居民。他们从北方的阿拉斯加向南方的火地岛不断迁徙时，遇到了各种各样的气候和自然环境。他们起先住在爱斯基摩人的圆顶冰屋里，后来住在兽皮帐或树皮棚里，再往后住在茅屋里或洞穴里，通过不断的迁徙和杂居，以及各部落间的相互通婚，出现了许多富有特色的美洲印第安部族，不仅在脸型和体格上互相迥异，而且语言各不相通，连生活方式也全然不同。

这时，哥伦布才来到美洲。1492年10月12日，他举着旗帜和十字架，在西印度群岛的圣萨尔瓦多登陆。随之而来的是科提斯、毕扎罗和其他的西班牙征服者。哥伦布为他们打开了美洲的大门。当时有成千上万个印第安人在岸上迎候哥伦布。这一点，常常被我们欧洲人所忽略。不仅如此，从中美到南美还有好几个具有高度文明的强大帝国。当地的学者告诉西班牙人说：肤色白皙的大胡子以前曾从海外来过，而且带来了文明。所以此刻来到美洲的西班牙人，无论在墨西

哥还是在秘鲁，都未引起惊讶。

这些土著早已不是当年的原始渔猎人了。他们自己造纸著书，讲授历史、天文和医学，并自成体系。他们有组织完备的学校，有天文观测台，在数学、天文和地理学方面达到了惊人的成就。他们极其精确地研究出重要的天体运动，计算出赤道、黄道和回归线的位置。他们的历法要比哥伦布时代的欧洲历法更为准确（玛雅历的零年相当于我们历法的公元前3113年）。他们的医生用专门的技艺，把死去的名人制成木乃伊，还能像古埃及人那样施行真正的开颅手术而不把病人弄死。而同时代的欧洲外科医生对此一窍不通。

他们在城市里有计划地修建了大街、沟渠、下水道、市场、体育场、学校和宫殿。城市居民用掺草的泥土晒干成砖，如同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那样建造两层或多层楼房，排列成行，十分漂亮。宏大的建筑物都设有大厅，用柱廊支撑，墙上装饰着浮雕和色彩艳丽耐久的壁画。织布机已普遍使用，纺织工艺达到高度的水平。西班牙人见到的挂毯和大氅，超过了任何一件欧洲产品。陶器工匠制造坛子、碟子、罐子、杯子以及千姿百态的陶瓷人兽模型，其技艺至少能同东半球的佼佼者相比。珠宝匠人的金银器皿和细工镶嵌，无论在手工上，还是在艺术上，都精美绝伦。那些西班牙人“发现”以后，一个个心醉神迷，不惜拔刀相向，完全丧失了良心和理智。庞大无比的有阶金字塔、柱状的庙宇以及用整块石料雕刻的教王巨像，俯瞰着千家万户。整齐的大道、人工开凿的水渠和巨大的吊桥，装点着这如画的景色。人力灌溉的梯田，长满了瓜果、蔬菜、谷物和草药。甚至棉花的品种也已改良，由专司其业的农人广为栽培。羊毛和棉花都经过纺织和染色，有些精致的织物，连二十世纪前夜的欧洲

所生产的织品都难以望其项背。

西班牙人起先还以为自己到了具有高度文明的印度，因而把接纳他们的人一律称作“印第安人”❶，后来才知道自己弄错了。但这名称已在欧洲语言中流传开来，而且还将流传下去。

美洲所有印第安部族都不蓄髯，他们的下巴不长胡子。而他们的象形文字记载和口头传说，都讲过去有大胡子白人给他们的祖先带来了文明。如今这些西班牙来客正像传说中的英雄。所以教王一接到他们来访的消息，就坐上精美的轿舆，在锦扇和华盖的簇拥下前来迎客，并大事庆祝。在墨西哥的阿兹特克王国，以后在南美的印加帝国，也发生了同样的事。在中世纪时，这些国家的君主堪称为世上最为强大的了，但西班牙人可以说一枪未放，就征服了这些庞大的帝国。

西班牙人登陆以后，西半球的伟大文明突然为世人所知晓。但哥伦布为其同代人所揭开的帷幕，很快就被继之而来的征服者重新拉上了。美洲原有的息息搏动的文明，在这以后仅仅过了几十年，就崩溃坍圮，沦为废墟，还有一部分被同化，因此我们欧洲人常常认为美洲一切有文明味道的东西都是自己带来的，而一切阴暗的东西都是当地原有的。这是因为那些贪婪黄金的西班牙人，在世人还未充分了解当地的事物之前，就打着基督教的名义，飞快地拉上帷幕，进行大规模的屠杀了。

不禁要问：这样灿烂的文明究竟起源于何处？难道都是那原始渔猎人的子孙所创造的么？除了白令海峡以外，有没有别的道路通往古代美洲？美洲印第安人在古时到底有没有在墨西哥湾接待过皮肤白皙、蓄着大胡子的海外来客呢？

❶ 印第安人（Indians）原词的意思本来是印度人。

这正是要害问题。这是一个世界之谜。

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很自然的事。如果美洲灿烂的古代文明是土生土长的，那末，考古学家无论如何总该找到它一步步发展的痕迹。反之，如果某种文化在某个地区突然兴起，而毫无自身的发生和演变过程，它就是外界输入的。可是在墨西哥和秘鲁任何一个文化中心进行发掘的结果，都表明它已高度发达，根本找不到这种文化的原始状态。因此，它必然是输入的，从美洲的地理位置来看，它只能是海外输入的。坚持这一主张的学者统称为传播学派。反对这个观点的学者统称为孤立学派。

有些传播学派的学者还进一步认为美洲的古代文明来源于古埃及。的确，两地的古代文明十分相像，大至金字塔，小至日常用品都维妙维肖。有趣的是远在太平洋上的复活节岛也是如此。距今四年前，我作为一个旅游者访问了埃及。在埃及的帝王谷❶中，我第一次见到埃及王墓壁画中的芦苇船，就立刻把它认出来了。古代秘鲁的莫奇卡人绘在陶罐上的，正是这样的船。其中最大的还分成两层，下层放着水罐和货物以及好几排画得很小的人；上层站着太阳神的尘世代表（教王），画得比别人都大；周围画着一些鸟头人，拉着纤，以助那芦苇船破浪向前。在荒凉的复活节岛上，搁置着上千块废弃的巨大人形石像。有些石像已完成了细部雕琢，只是背部还和死火山口的岩壁连在一起。它们身体仰卧，眼睛紧闭，双手捂着肚子，像是睡美人的巨型化石。那些已经竖起的石像，紧闭双唇，伸着脖子，默默地仰望苍天。其中有一些石像的胸前，镂刻着几艘有桅有帆的大型芦苇船。这样的草船还画在复活节岛最古老的奥隆戈村的石壁

❶ 尼罗河两岸的峡谷，其干涸的沙砾下埋葬着三十七座帝王陵墓。

上，同太阳神和鸟头人画在一起。埃及、秘鲁、复活节岛，这种奇怪的类似现象居然出现于这三个相隔如此遥远的地方，难道这三个地方的居民都是独立地、互不相干地得出这些类似的东西么？

还有一件事更加离奇。复活节岛的土著把太阳称作“Ra”，并加以崇拜。好几百个波利尼西亚岛屿上也都如此。但在古代埃及，太阳的名称也被称作“Ra”，而且再也没有比“Ra”更重要的词了。“Ra”就是太阳，就是太阳神，就是法老的祖先。

此外，在埃及、秘鲁和复活节岛，都为纪念太阳神的尘世代表而竖立起房子那么高大的石像，都把岩石切成火车头那么巨大的石块，按照太阳运动的天文学规律堆成金字塔。这一切都是为着“Ra”。试问：埃及、秘鲁和复活节岛之间难道没有丝毫联系，难道这一切都是一种巧合吗？

秘鲁同复活节岛之间的关系总算是解决了。1960年，三千名太平洋学者参加了第十次太平洋科学代表大会，一致同意：太平洋诸岛的居民和文化来源于南美洲、东南亚及其邻近岛屿。大会通过的决议已经注意到我乘坐“太阳神”号木筏①从秘鲁航行到太平洋岛屿这个事实。秘鲁同波利尼西亚（包括复活节岛）的渠道终于得到了公认。但古埃及同秘鲁之间的关系又怎样呢？

1966年1月，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一位人类学家撰文指出：在地中海古代文明（包括埃及）和秘鲁古代文明之间的共同点还不仅于此。他列举了六十个文化特征，都是世上少

① “太阳神”号（Kon-Tiki），是本书作者第一次伟大航行时所乘坐的木筏。1947年，他乘坐这个木筏从秘鲁卡亚俄港口出发，历时101天，漂流四千三百海里，终于抵达波利尼西亚的腊罗亚岛，从而证明波利尼西亚人完全可能来自南美。

有，而又是这两个地区的古代文明所共有的。令人惊奇的是：文章的作者是一位孤立学派的信奉者。孤立学派认为美洲在哥伦布来到之前是与世隔绝的，只有白令海峡的坚冰可供人类通行。然而这位孤立学派的积极鼓吹者，居然提出了一张连传播学派都自叹不如的表格：在古代秘鲁和埃及之间存在着六十个类似的文化特征！

有趣的是文章的结论。作者说：由于埃及在非洲，而秘鲁位于美洲，整整一个大西洋把这两个大陆远远隔开，而古埃及仅有的芦苇船无法横越大洋，所以，这六十个相似的文化特征只能是彼此独立地发展起来的，也就是说，不可能是越海航行所造成的。他教训传播学派说：你们这些认为古埃及人在哥伦布之前就来过美洲的人，别再为此而白费脑筋了，这些文化上的类似之处是什么问题也说明不了的。

传播学派的反应极其强烈。他们对孤立学派这样的推理，无论如何也咽不下去。于是双方在同年举行的国际美洲学代表大会上展开了一场舌战。传播学派的力量十分强大，发言者来自四个大陆。孤立学派的力量也很强，但都坐在听众席里。他们惯用的策略是先让对方发言，然后再把对方的论点全部驳倒。他们总是后发制人，谁要是认为在哥伦布之前有人曾经漂洋过海而来过美洲的话，他们就要谁拿出证据来。那些传播学派的信奉者从来不缺论点，但就是拿不出证据。他们虽然罗列了更多的文化相似之处，但仍不堪一击。大洋两岸的文化类同，这确实饶有兴味，然而并不是证据。在那场舌战中，孤立学派不得不承认八世纪至十世纪时横行欧洲海岸的北欧海盗曾到过美洲极北地区，但这并不能改变传播学派的不利地位。我是这次专题讨论会的主席，保持中立。但我有一点能肯定：争辩的双方都低估了芦苇船的性能。

在复活节岛上，惊涛拍击着东海岸，卷起千堆雪。四位老渔民，皮肤的皱纹宛如晒干的烟叶，手里抬着一条香蕉形的小船，疾步跑下海滩，冲进激浪。阳光在那蓝色的海浪上跳动闪烁，把那条小船染得黄澄澄的。这四个灵巧的渔民把小船一扔，落在浪峰之间，就飞身上船，旋风似地舞着浆，恰好赶在一阵浪头退落的刹那间，把船驶进浪花白沫之中。真妙啊！它就像一条跷跷板，前后颠簸着越过一个激浪，又一个激浪。倏忽间，它已经驶进大海，出没于滔滔巨浪之中了。汹涌的浪涛刚刚打上船来，海水就通过船底千百条小缝立刻流了出去，小船里马上就干燥了。它没有船舷，也没有船壳。那四个人所坐的平坦的船面，实际上就是厚厚的船底。船头和船尾都象猪嘴似的向上撅着。它在海上驰骋，像一只金色的天鹅。

这是1955年。复活节岛一百年来第一次用这种芦苇船出海。岛上的老人为让我们亲眼见到他们祖先出海打渔所用的船，便动手制造了它。我站在岸边，手里拿着一根托图拉芦苇。这是美洲的一种淡水植物，但它怎么会到这座世上人烟最少的小岛上扎根呢？我早就听着这是太平洋植物学的头号秘密之一。当我们把这新月形的芦苇船拽上岸来的时候，我已经找到了答案。秘鲁正是这种芦苇的故乡，那里的金字塔的建造者一定来过这里，不但带来了制造芦苇船的技术，而且带来了这种芦苇的块茎，因而使这种古老的造船传统长期延续下来。

其实，我在这之前，在南美的的喀喀湖上还曾亲自乘坐过这种船。当地土著用这种芦苇船运载好几吨重的巨石，越过湖面，到蒂阿华那柯的废墟去。它那巨大的负载力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虽然它如今为数不多，但在西班牙人来到新